

詩集傳通釋

十



詩卷第十九



朱子集傳

後學安成劉

瑾通釋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

頌之言容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成功之容狀也。

康王以後之詩，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

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臚臚是也。魯頌四

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

雅不言周頌，言周同而具體制各別也。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吉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持効魯耳。

周頌以親尊卑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凡五卷。

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卷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

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濟濟子禮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然清靜之稱

樂故曰清廟，肅曰廟之言貌也。死肅敬，雝和顯明，相助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

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其顯相夙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

濟濟眾也多士與頌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

走言勤事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

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

齊百工偕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

儒之友也。曰。謂王在剝邑。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以承清廟之事也。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也。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敷於人也。王奔走其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上駿奔走其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无射於人矣。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无厭敷乃如此。於此可見盛德至善。論肌腠。設世自有不能忘者矣。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推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實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王入大室裸。烝祭。王在路。率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率之祭也。王賓。猶。實。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猜。廟。中。央。室。也。曰。烝。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

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立上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

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烝祭。宗廟之盛。歌雖肅。肅乃文王盛德。輝光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雖之德。執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對文王。王則見文王盛德之容。宛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斯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

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線朱弦練則聲濁越

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

歎之耳數也樂歌文王之德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

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

也。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摸歌

類漢因素樂乾干豆上奏登歌且脯羞之類獨上歌

不以莞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

也國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

也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

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

者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也欤

禮記之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

維天之命於歸穆不已於乎嘒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不已

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

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

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詩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一也

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

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自始至終

人偽維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

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

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无一息之

假春秋傳以盜春秋傳我我其叔之駿惠我文王曾孫

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恒之為盜字之訛也叔受駿大惠順

也曾孫後王也

爾雅曰自孫之下皆稱曾孫

篤厚也

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 ○言文王之

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

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爾雅曰我既以大惠之自勉

忘也去聖後遠典刑易廢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孫勳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勳曰孫保之以慰祖考之意故

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爾雅曰上四句

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

其取之幸之也辭也後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

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辭也爾雅曰此詩言文王純

當惠順之而不道篤厚之而不忘也

○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肇禋因迄詩云用有成維周之禋

賦也清清明也維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

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續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

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爾雅曰禎則廣大而光明

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王

業雖未成而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

之禎祥也禎者吉之先見也禎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然則文王之法與啓有周之禎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維清一章五句

○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辟音璧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

辟公諸侯曰為國君故稱

○此祭

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公猶言若公也祭畢則飲

福受昨故於其獻

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

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錫我以此福矣宜

徒目前前茂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无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

尚也戎太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

曰爾謂曰戒其无封以專利无靡以傷財則為王之所崇也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

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

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

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不盡之意○此成王感發諸侯

自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不顯惟德言言天子有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

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故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問不顯維

德按詩中例言言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大學引於

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君子

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无一物不

得其賢者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

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者言嘯鼓腹而安其樂也利

列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嘗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互叶。第二句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未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阻意韓子亦云彼岐有阻疑或別有所指故令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有夷之行即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荒謂之荒康安也阻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得已而周以岐與詩人以爲是。非人所能爲。故言此岐山天實爲之也。詩曰天作之。以役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天作於大。王之荒。文王而天故使大王之遷岐也。然其一篇則在於大。曰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於天也。○

天作一章八句

**祀先王先公也**

祀不及先公明也。若祭其人。不須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爲祭大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須其子。不須其父。乃謂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爲祭大王詩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音緝。庶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朱子於下

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詩成王 基積累于

下以承藉乎上也。省宏深也。審靜密也。於嘆詞靖安也。

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

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

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

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又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

也。不康或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

森且。處宏深勝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

藉乎天之命。我者之德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者。審則

便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

便有微昧。處而心之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

命與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

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為心。後王以文武之

天命而後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

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

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陳安卿問康王何緣無詩曰。昊天

要辨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 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

成王之詩無疑。而毛詩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詩。

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

為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

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

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但於舊聞亦未遽肯

深信也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

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功也

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耳然則執說當是昭王也

後之詩而毛以為武王也意喜曰意喜成王者亦成

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王由其以頌皆為成王時

作耳以為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於詩文理易

通如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難通

李者何苦從其可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

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

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

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

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

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古昔聖人制為祭

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

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負

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者曰一詩而

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

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

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

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

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

實終於固辭和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

謚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

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

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謚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詩中說成王不致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

率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小序終地傳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王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後來遂生一場多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地如何說祭天地如詩數使合祭亦須幾句說着若上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已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成王不致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創也然則周須有康王子孫之世也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无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世而更定焉廟樂武德舞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穆以尊大宗廟孝宣采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也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漢景曰文公采歐陽時世論以序

之非而獨表章國語斷其无可疑今觀基命之語與洛誥所謂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之應合其

為頌成王審矣何必委曲謂文武成此王業乎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以為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  
問所解右字与舊論不同曰周礼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也  
右故右有尊義○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  
天比文王為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叶

良之反

儀式刑皆法也謂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

此三字以是凡所云為動作不敢忘也嘏錫福也謂特

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謂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謂隨日享吾

故當夙夜與夜寐寤寤休惕畏天之威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禮記曰：文王之祀既，不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也。斯其為曲盡矣。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問帝即是天，天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禮記曰：天道事之則稟結，以為帝。帝道事之則器。廟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又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禮記曰：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謂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謂繼周者當何如？曰：只得有功德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制禮，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祭出於帝，則須配以武王。若宣王奏帝，則亦以厲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帝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禮記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

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周禮大行人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祭九望曰柴燔柴以祀天也

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

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蕪設表望是也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

也也謂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言我之巡守諸

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除六曰子者熱而愛之

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

允王維后巡守之事以發端也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右尊序次謂以周維夏商也震動疊懼懷柔

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使我薄言震

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禮記曰祭法云

神故巡守所至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

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

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祀河岳其

人神之受我沐人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

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也謂以諸侯則莫不感畏以

也謂此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載側立于戈載橐反刀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反允王保之

戢聚橐鞬故納弓為衣謂輪弓肆陳也夏中國也○又

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



鼓磬應之所 謂金奏也 **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

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

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也天子享侯用之故尸

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求奏納夏其聲

載於樂章其職掌於鍾師然杜預韋昭之說與呂叔

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二夏之異名也

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周禮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

乃念為昭夏左傳國語則昭王以後之時為肆夏思文

**巡守告祭柴望也** 古者天子巡守至方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

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 天行健君子自

強不息人君亦自強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

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 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四方无所不察也

鐘鼓喤喤 華音反叶 磬筦將將 七羊反 降福穰穰 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及及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

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醉既飽蓋祭

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日久而未艾也

此言禮行而

神申福之也



乾道一章十四句

蓋內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下莫能強於功烈之盛此  
之也自彼成康有自而蒸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  
明也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  
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則四句所以言既祭而  
武王自強不息成康之明斤斤不已之故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  
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  
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  
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盛而別為  
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

之意耳 意終不憚故朱子辨而正之夫復何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平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光合刑賦征討之外皆文也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文者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與聖人真之所謂文者異矣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清也求小麥牟大麥也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似小麥皮厚率徧育養也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言石稷之德真可配天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之至也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受之非指所也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猶  
受之中也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猶  
受下民者謂民也後漢書曰後漢道我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命也  
先熟者民之食尤切也謂民也然後漢書曰詩言來牟者一蓋麥者五  
穀成熟之最先一歲曾給之占又正關之之時故養民者  
喜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  
之常道於中國也所謂道也此所謂道也若民無  
養下民故後因以教民後無種謂民也心念謂以曰帝命以此  
恨民既得以生養君臣父子倫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  
也孟子論教稼穡教人倫之事蓋夫生育之道無此  
疆而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  
固有不而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  
之也

###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呂東萊曰國語以此篇為得文公之  
郊祀賦後稷之祭歌祭天且有時而今亡矣不可  
以昊天有成命當之謂天也曰後稷之配南郊與文王

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後王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  
不說後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後稷配天也詩曰曰即稷經所謂郊祀也後稷  
之事也而生民為教事

###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嗚嗚臣工於爾在公王釐功之爾成來咨來茹如預

賦也嗚嗚重敷以深敷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

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

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謂農官也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開

國故也周公蒞作詩以戒飭於後稷教民稼穡之事乎

羣臣百官或有不知  
故疾之來咨來茹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藉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於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痔音持取

乃錢子錢鑄音博奄觀銍音珍艾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呂氏春秋月令其說不同

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

御間以為車右被甲持兵故曰保介今按呂氏春秋亦有

此文但參字在于字上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近晦不

若高誘之明白也謂保介助王耕莫春十柄建辰夏

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凡田一歲曰畬初反草

日畬也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

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甸徒

將一入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師也故但深載之以

而不明戒之以事所謂保介者即府史之屬也故亦深載

之以農事而又不使觀其勞所謂衆人則甸徒三百人也

然則此詩為籍田而作詩經痔具錢鈹鈹音鉅鉏皆田器也

鉏穫禾短鎌也前問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鉏一鐮一

者皆田器也文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

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問之於是命甸徒具

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序乃錢鑄乃能

有錢文之望也呂氏春秋治其事

臣工一章十五句未有所言也至嗟嗟保介則進其

從者而與之言亦惟問其農事而已能知其相與其

而問之曰如何新如何畬其下則又述其相與其

勞勸之意焉既嗟嘆而告臣工又

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之禮噶有客振鷺皆不

不論神明之事是通本不  
不必皆是告神明也

意成王既昭假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

賦也噫嘻亦敷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

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

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爾雅曰夫間有遂萬夫

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

步二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

一為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

爾猶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

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

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

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爾雅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

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

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爾雅曰

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

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

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

夫所出必有溝洫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

萬夫之田有溝洫又有途路也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

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爾雅曰此是康王以侯之詩爾雅

是康王戒農官之辭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

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

序  
序誤

序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所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客

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

焉有喪拜焉者也翩翾也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玉

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後則初封武庚

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

臣待之如所謂賓賓

在位作賓王家也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

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

白也

亦有此或曰興也

容也

在彼無惡

反鳥路

在此無數

叶丁庶幾夙夜

叶羊

以永終

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

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

以德也

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

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

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詩不是祭之祭乃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

且示天下公使特君常以覆車為鑒耳

序 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禮記曰疑此儀子來朝始至而

王無勞之功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秭音履為酒

為醴丞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

百穀無不熟矣穀自黍稌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

徐利下濕也豐年之時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

億曰秭丞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

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禮記曰黃農氏謂此年

此詩非以其有丞畀祖妣之辭故屬之序以意實為春夏祈

其論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乃序論既皆不

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論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

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

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其甚徧也禮記曰有此黍稷之

為禮齊進與先祖而祭祀之所以會合其事

神之禮百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

豐年一章七句

序 秋冬報也

序誤禮記曰據改本序誤說則當去序誤字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禮記曰瞽瞍也目无所見於音瞽

下瞽百六十人○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禮記曰王

者功成作樂而始於祖兩句總序其事也禮記曰瞽

人也兩句總序其事是也

設業設康音宗牙樹羽應田縣鼓鞀音磬柷尺叔圉魚

反既備乃奏音簫管備舉音

以上叶

業虞禁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

牙亥之如鉅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縣鼓落樹

五采之羽以爲文畫繒爲畫載以璧璽應小鞀田大鼓也

東見爲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禮云應鞀在鞀鼓鄭氏

曰田當作鞀流小鼓也大師賦云令奏鼓鞀注云爲大鼓

先引故知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

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龔龔也

龔龔故謂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傍耳

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撞

去聲又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敵狀如伏虎背上

有二十七鉦鉦刻以木長尺檠音畧之以止樂者也

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鉦鉦謂之祝方二

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椎連底楸之正其椎名也故

以木長尺檠之龔其名也龔音真楸音同

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

兩而吹之者也

皇皇音橫厥聲肅離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成樂也

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

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

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以此爲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爲盛我客戾止則

周人作樂以此爲盛也

有瞽一章十二句

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猗**於宜反

與音余漆沮

七余反

潛有多魚有鱸

張連反

有鮪叶于反

**鱸**音常

鯉音偃

以享以祀

叶逸反

以介景福

叶筆反

賦也猗與歎詞潛穆參音也

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

之深也

而長若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

廟鄭曰天子必親往視漢明漁季春薦鮪于寢廟

此其樂歌也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具之美味

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

**潛一章八句**

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古注以為冬魚性定春鮪始來似亦可取魚性定故其肉味美可薦但

春鮪始來无可考耳

**序**季及冬薦魚春獻鮪也

定而肥充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

有來雝雝與公叶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壁音八天子穆

**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

子之容也

侯之來皆和且敬

心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敏事之意

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音烏薦廣牡相叶于肆祀叶養假反古雅哉皇考叶音綏



予孝子

叶雙里反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曰介用曰碩大肆陳假大也皇考文

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

牲以助我之祭事。言得天下之而大哉之文王庶

其事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八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雙里反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

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謂曰安及皇天則

月光而星辰靜无而克昌其後嗣也。謂曰言文王之安

能昌其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通與格于天所以

能昌其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通與格于天所以

能昌其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通與格于天所以

能昌其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通與格于天所以

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

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謂曰

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其

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其

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其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亦右。文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以享右祭祀。穆音拜烈

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為文王和疑此詩為武王祭文

王之言。○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

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謂曰綏我眉壽下四句則

此故我所以得享古乎烈考與文母也。謂曰綏我眉壽下四句則

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

也見

### 雖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也  
曰率上國子論語亦曰以雍徹徹祭畢而收其俎也  
也徹者歌雍論語亦曰以雍徹徹祭畢而收其俎也  
徹以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 同禘太祖也

祭法曰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禔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

為禘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穆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賢通反 **載**下同 **載**辟音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良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

曰和旂上曰鈴和亦鈴也央央有

鶴皆聲和也鄭云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

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禮記曰法度云者所該廣德禮

朝就求其車服之盛如此刑政曰法度云者所該廣德禮

與章焉特龜箱故事而已言其功烈與神光又皆休美也旂旒

以為章焉特龜箱故事而已言其功烈與神光又皆休美也旂旒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

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

考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奉廟之列左

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其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

穆為尊卑也國之始祔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

昭二世為穆三世為昭四世為穆五世為昭六世為穆

以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

以祭武王廟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後五反烈文辟公絜以多

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

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

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謂公已我當長言保

之福然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

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純嘏則又全篇於

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謂諸侯來朝意氣懽愉車服

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凡此所

以永昭多祐皆爾辟公有以綏之而使得以續熙于

純嘏也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有客白其馬叶滿反有妻有且七京反敦其

旅賦也客微子也周既城商封微子

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曰東門曰成

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爾曰微子亦語辭也

一人而重

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禮記曰修其典札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

美且未詳傳曰敬慎貌禮記曰美如美兮斐兮且如敦琢

選擇也燕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尊其所往也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命微子

為宋公代殷後乃來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人有美且之故燕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

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

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

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

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一句美且敬慎貌又似有文章

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无惡也宿宿一宿而又一宿也信信再宿而

又再宿愛之而不欲其去也去而復還之所以安而留之者又无万焉

之至也所謂在此无斃也既與之以此甚大之禮則慰安而勸勉之其降之以其大之禮福可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

字微子來見祖廟也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

廟无得而知也

亦祖固无由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祭於王何得

首末也序以為來見祖廟則語意不明商之福詩中

亦祖固无由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祭於王何得

亦祖固无由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祭於王何得

無以見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湯劉者音指定爾功

賦也於數辭皇大遏止劉殺者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

為大武之樂謂其能成武功也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

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止殺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畧是也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下故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武而止殺也

所以歸重武王之烈實不承乎王之武而止殺也

而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武而止殺也

以武成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

以武成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

###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謂其能成武功也

第二章梅為第六節然周頌皆一章而巳無章實為

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禮樂始於堯舜而山立終於周禮四禮曰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謂其能成武功也

未大者也威斧也冕冠也

童舞象象舜武舞也謂干戈之舞也

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蓋而其說誤矣

### 奏大武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二百五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但嬛嬛其傾在疚音於烏乎音

皇考叶扶求世克孝叶呼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

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榮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

病也王衡曰恍恍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葉獨之義同嬛與哀此

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皇考武王也

雖朝于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言

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周禮此釋經文第四第五句

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王之時何謂哉矣

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治則殆矣

所以謂善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薊芻字意氣未平

言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崇大化之本則又以

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為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在庭叶去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

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禮記李固曰堯

則見堯於羹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音與此文勢

正相似而王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臣衡時未行毛詒顏監又精史李而不始於專經之固故

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无

稽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降庭止之

為古語也禮記大摺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二公登

降堂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謂正猶此言

止也但集傳所引指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

之誤

於乎二字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

此序而不忘耳禮記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為孝則成

于廟對越祖考然自念而莫既曰於

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隱傳曰思親而見其如在

親歿而愈篤者也此謂曰致憂則有致愨則有者存不  
忘乎心夫安得不致愨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存此  
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愨以不忘乎此心  
此武王之達孝所以無憾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  
成王也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  
廟之樂後三篇放此此篇及訪落始成之小序四  
率時昭考未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  
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言嗣王故以疑其  
通用之樂歌也

嗣王朝於廟也

隱傳曰思親而見其如在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乎音悠哉朕有未艾五蓋將  
予就之繼猶判煥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曰紹庭上  
下陟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

訪問落始則落之故以落為始悠遠也文如夜未艾

之艾判分煥散保安明顯也曰介甫曰保安則无危亡之患

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  
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  
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  
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

以保明吾身而已矣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若相齊盡下情

而不守家法則內无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无助於  
乎德也味此意則曰王固已累歲夫武王之繼若不用  
能及也味此意則曰王固已累歲夫武王之繼若不用  
工夫則便以此意則曰王固已累歲夫武王之繼若不用  
至於判渙不能以易矣直謂此味我者予就之繼若不用  
以爲予則亦如中子未能在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  
外事而言則亦如中子未能在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  
明顯我之身而巳矣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若相齊盡下情  
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有皇皇如有求而非獲之意自

繼予小子而下則高懷如或見之也其曰訪予而止  
率時昭考此如有所求也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數其  
而棄有可就者焉於道在是而可就矣乃朕亦分判  
以淑其後乎姑上下以道而維予小子未幾家多難  
焉是則皇考休美之道初若可成而於判者今則  
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身矣誦其詩想其  
無窮之嘆也哉

### 訪落一章十一句

說同上篇王之上於武王之世若悠遠而難繼而武  
近而可繼成王而見其降於家者其未遠則  
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降於家者其未遠則  
下而可繼成王而見其降於家者其未遠則  
不忘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之念文王之  
以武王之如見文王之於度者而紹文王之  
詩語意相照應如此也  
詩也訪落謀所以紹之也  
降也訪落謀所以紹之也  
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皆是一時所作  
詩語意相照應如此也

### 周王謀於廟也

周王謀於廟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高在上陟降朕士日監在茲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

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其明其命不易保也

敬者誠之不犯也蓋以天道其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

不吾察當知其聰明畏常若所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



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謂此曰毋不敬可以對越

唯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

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降於已所為之事日監在茲也

維予小子叶樊不聰故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郎反佛符弗反又音彌時仔音茲有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

將進也日就月將是日成月佛彌通輔謂之彌者言正

其失不專順從之也李記云其求之也仔有任也

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

負荷之意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

願學焉度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

庶乎其可及爾謂此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

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勉勵李問庭幾

日於事上有其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於光

明又賴群臣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

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李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已

佛時仔有示我顯明德行所以至於平天下之責於已者盡資於

人者廣明大李明明德行所以至於平天下之責於已者盡資於

矣故先生嘗語李者曰詩中論得李有緝熙于光明此句

最好蓋心轉本自光明所以下緝熙欲昏了今所以為李者要

令其光明則訓明字心未嘗不見明明見他人做便是便道

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見明明見他人做便是便道

是做得不是便道不是何嘗不見明明見他人做便是便道

敬之一章十二句

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李於已外求助於臣是即

求所以憂其未能敬也李求造於光而臣復示我以德

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臣復示我以德

其為敬天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臣復示我以德

群臣以致其敬也故曰敬之敬之天惟顯道命之難謀不

而匪易也無日高高在上其有顯降于所為之事而

日監在茲也今予小子雖非有聰明之資然而自知

所敬日就月將以勉於求以緝熙于光明爾

士其輔弼我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庶幾其可以休

行之以為本也

序 羣臣進戒嗣王也臣進戒詩中不見得是羣

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群臣之助也序說恐亦誤矣

予其懲反而後後患莫予弇反蜂自求辛螫施集

肇允彼桃蟲反拚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曰予又集

于蓼了音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苾慎弇使也蜂小物而有毒

也辛螫也蜂善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

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鷗故古語曰鷦鷯生鷗言始小而終

大也精密以麻紙之如刺襪然故一名襪雀其化為鷗

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

謹後患乎并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能為大鳥此其

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周公既而報其姦故曰予其

懲而謹後患也○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

信其為桃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此信二敵則其禍如

此也魯公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

後之二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

武王崩流言即與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雷風

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

篇深懲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群

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苾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苾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

由至矣愚謂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

其後无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桃蟲之小則其後无

翻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皆於此字上加一小字其

意深矣

序 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

本末也

載其載柞側百反其耕澤澤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艾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音釋叶

官雉氏掌殺草秋繩而艾之是除草曰艾艾音身繩音孕舍音實曰繩澤澤解上散也士解也尤難故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

耘去苗間草也蓋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

草然以下文之後草木根株有艾并盡者則復耘之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或徂畛言耕夫遍野无曠土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贄他感其饁于軒思

媚其婦有依其士與以有略其邦叶養俶載南畝叶蒲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伯之次也旅眾子弟也

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與任吐氓者

也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

謂間民轉移執事者謂以間民謂无事若今時傭力

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謂以言眾力噴眾飲食聲也

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去也

夫則順其婦婦示依其夫也謂以士不耕耕稼之勞而

知愛其婦婦不憚結餉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

函合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謂以百穀之

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

驛驛其達悅反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五節言

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表驕反絲絲其庶

絲絲詳密也庶耘也田介圃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

苗而耘則以絲絲為善恐傷苗也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也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載獲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眾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有飶蒲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分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音振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音振振古如茲無韻未詳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載交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也田介圃曰

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此然則此詩所謂為酒醴  
異祖妣其亦秋成之際薦新於宗廟而歌之也欤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見下篇序

**良耜**  
楚側反 尺反 養俶反 載南畝 叶蒲

**賦也**  
是刃利之狀 賦也 是刃利之狀 賦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反

言田生也

**或來瞻女**  
音載 筐及管其饗 式亮 伊黍

**或來瞻女**  
婦子之來 饗者也 筐管饗具也 婦子行饗之器

其所盛之物也 其饗伊黍 无珍味也 屬也 第二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  
叶其反 其縛斯趙 直了 以蓐 呼毛 茶蓼

**糾然**  
笠之輕舉也 以蓐暑雨 趙刺 入聲 蓐去上聲也 茶陸草

**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  
如並水陸之草 今南

**方人猶謂蓼為辣**  
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毒也 隰

曰此見其无華飾无怠力所以記晰 氏之狀也 屬也 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  
黍稷茂 叶莫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言苗盛也 第五節

**穫之**  
珍栗反 積之栗栗其崇如墉 其比 毗志 反 如節 瑟

**反以開百室**

**擿擿穫聲也**  
栗栗積之密也 擿理髮器言密也 百室一族

**之人也**  
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 四閭為族 族人輩作相助故

**同時入穀也**  
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 百室者出必共 誦間

而耕入必共 族中而居也 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動不待安 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

禮記第七節言  
共樂豐於也

殺時禘如純牲有採音其其角叶盧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無詳

黃牛黑唇白牝採曲貌續謂續先祖以祭祀也以似  
繼在歲也續古之人度幾不替其先也也以似  
畢而以祭祀也其日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邦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良邦等篇即所謂函

頌者其詳見於函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

也也然裁倉廩豐實婦子喜祭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  
之可以具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  
采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也此二詩誠不

詩釋十九

廿一

其耕種之勞叙其饋餉之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  
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盛  
或百室盈婦子寧殺牲牲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  
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上土月楚  
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  
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邪苦物  
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也此與載芣詞  
意相類但無載芣第一第二第八餘之意耳

絲衣其紵反載弁俶俶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代

鼎及鼐反兕觥其觶音求首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教音傲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紵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

服也云七弁也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雜記

衣為助祭俶俶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也門塾謂之

向內兩塾北塾謂之堂則恒有基此詩所指則內塾之基

也也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

也鼎大鼎彝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大聲也○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

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其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

已乃舉鼎審告索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誼譁不怠

敖故能得壽考之福禮記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

自西階視壺灌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銅於房東視凡席及

敦於西階視壺灌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銅於房東視凡席及

皆出即位於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

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宰審告鼎之

繁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

羊但言所視之物互相是也

省牲也告索省也

鼎及稟先大後小也

先整繁謹效如此

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

冠鮮繁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社順習而有其威儀敬

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

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詩直可盡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紉俵牛觶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鼎並叶紉韻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繹衣本宗廟

於鳥鑠式灼王師尊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躑躅反王之造叶韻載用有嗣叶音實維爾公

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龍

也躑躅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躑躅然王者之功躑躅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其所以嗣之者亦

維武王之事是師爾輔曰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  
晦不見其有跡直至時節到來既光矣然後一著戎衣  
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罷  
而受此驕驕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  
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廢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  
亦武王也

###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勺勺篇也舞篇文舞也孔氏云篇舞不用兵器以負  
尚如故昔小舞也賈氏云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  
以詩為舞也  
勺頌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然此詩與

齊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時晦見其可而後為之此

所以為酌也疑取樂節之名如曰

武宿夜云爾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

歡樂歌舞以

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詩中言尊養

綏萬邦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

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

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

年豐是也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

命之於周父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

之於四方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

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



言君天下以代商也

云有邦開之

此亦頌武王之功

輔氏

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下而天弗違也。天命匪僻，僻者天命之无厭也。拒桓武王者，武王之多怠也。天命之无厭，乃武王之无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問毫髮，保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下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

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采者亦

誤也。嚴粲曰：辨願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序以為

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嚴粲曰：辨願新語云：講武而類乎上帝，禡於所

征之地，皆師祭也。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將出征而講武類禡也。《詩》曰：作講武類禡之樂歌也。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蚩尤，或曰黃帝禡。周禮作貉，又或作類，古今異也。

詩釋十九

八卅九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音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嘆辭。繹思，尋繹而

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

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

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登有功而往求天下

之安定。與公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又以為凡此

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欲諸臣受封賞者

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

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

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為興

起人心也。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都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二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

詩說同上篇大武作於武王崩後此頌為武樂

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欤

**序**大封於廟也賚予與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士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

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賚與未也善人云者見上不安予下不安受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於音皇時周陟其高山吐果山喬嶽允猶翕許及河

敷天之下反哀滿侯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隨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

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也溢

今得其性故翕而不暴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

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

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謂天

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

編于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

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祭告河岳之事也下三句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盤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曾良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

巡守而編乎四岳河每州謂般旋也

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之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如序所云且與

此二篇說見本篇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二十六句

卷終

詩卷第二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

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

也魯國襲慶府今兗州路東平府今東平路海道州今寧海州與沂州密州並屬山東東西道成

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

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

美其君亦謂之頌宗廟無頌其詩似用以美其君於

頌之變也只以頌為宗廟無頌其詩似用以美其君於

秋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禱之詞

耳魯頌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

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

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也舊說皆以為

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時故曰從周公數今

無所考獨閔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

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

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

頌曰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又曰

頌咏魯公功德然如變風之美者耳魯頌曰今以

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

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

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

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著之於篇

借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

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魯頌

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之當也或曰魯之無風何

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

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

無風其或然歟宋魯獨无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

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或謂夫子有所諱而

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

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駟駟古祭反壯馬補反在坰古祭反之野叶上反薄言駟者章叶

與有駟戶補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反思無

疆思馬斯臧

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

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必牧於坰野也驪馬

白跨曰驪也跨者所跨也皇純黑曰驪戎車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白曰皇微白色雜名

者赤色謂黃而微赤者也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

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公當作魯

侯前云唯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所攷則不應於

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

之事牽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

公秉心塞淵而騅牝三千亦此意也日與日修政

无疆思无期思无繹思无邪馬之所以臧才作祖者見效

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騅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

行善政其効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段氏曰苟思馬而馬

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者无不善矣百里奚爵祿

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无疆思馬斯臧殆此之謂也

之馬則言其駟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符悲有

騅有騅以車伾伾符不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反

賦也倉白雜毛曰騅白曰皇黃騅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

有淺深与此二色者黃白雜毛曰騅桃華馬也赤黃曰騅

異故不言雜毛也

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駢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駢謂青黑曰駢今之駢馬也 赤而微黃青黑曰駢今之駢馬也 無疆也才材力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驂徒河有駘有駘

有雉以車釋釋叶反思無駁叶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

白馬黑鬣曰駮赤身黑鬣曰駮若身黑鬣曰駮駮馬駮赤

身黑鬣曰駮黑身白鬣曰駮駮釋釋不絕貌駮善走也駮厭也作

奮起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因有駟音有駟

有驂音有驂有魚以車祛祛起君思無邪叶祥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駟

今謂白馬也豪軒去曰驂毫在軒而白也

下之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目白曰魚祛祛疆健

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

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如正

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等詩可以使人知戒

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等詩可以使人知戒

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等詩可以使人知戒

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

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

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

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夫君子教人孝詩

者之指也其要示人則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

而足明各詩之旨指又通于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

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

或不能通下上故夫子獨林思云邪之一言蘇氏曰昔以示孝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云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駟四章章八句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文公時作魯史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

序說鑿矣

有駟蒲必反有駟駟彼采芣編音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鼓咽咽醉言舞于宵樂音兮

詩釋二下

**興也**駟肥強貌明明辨治也修明其職也振振羣飛貌

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

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謂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

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

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宵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言歸以禮

有駟有駟駟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也叶羽君子有穀詒孫子叶類于宵樂兮

**興也**青驪白駒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謂

與也青驪白駒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

與也青驪白駒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

與也青驪白駒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

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出年穀或曰祿也貽道也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无疆之休也

有駉二章章九句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憲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憲深矣此可謂善頌書

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魚侯矣止言觀其旂

葉其旂旂葉其旂旂水薄采其芹魚侯矣止言觀其旂

蕩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南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

辟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矣至也矣至也花飛揚也花飛揚也噦噦和也噦噦和也

泮宮而頌禱之詞也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矣止其馬躡躡其馬

躡躡其音昭昭躡躡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躡躡盛貌也和顏色也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謂人樂之也。如北傳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也。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數。指備善誘。信公之育才可見矣。二章言魯侯至。許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水。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叶反。順彼長道。叶徒反。屈此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節。冕。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尊菜者也。本草注曰。尊菜三四月後。通名。結尊味。長

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唯。難。老。則。可以。順。長。道。

謂之尊菜者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其壽考。吹。首。祈

子之長道而屈服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其壽考。吹。首。祈

其功業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猶言長策。謂長久之道也。應上難老之意。其曰群醜。雖言群衆便已。合淮夷在其

中。國。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不。及。君。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候五反。

賦也。昭。明。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其。明。德。外。能。慎。其

威儀。表裏及善。此民所以則之也。魯侯曰。載。色。載。笑。既。怒。

伊。數。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強。此。羣。醜。所。謂。允。武。也。此。章

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爲。能。不。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

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禮記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德。以享福祿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滿。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叶古。獲。反。叶。淑。問。如。臯。陶。叶。夷。反。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

所虜獲者。不。服。之。人。頽。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所。獻。者。是

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受。其。蓋。古。者。將。出。兵

受成於學。記。王。制。注。曰。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王制注曰。釋奠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謂

同。馬。公。曰。受。成。馘。斷。莫。不。在。亭。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

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矣。所。不。爲。矣。故





也夷

○翻彼飛鴉吁驕集于泮林食我桑黹尸在懷我好音

○標九彼淮夷來獻其琛數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與也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傳云桑黹甘甜味

其音變而美也泮泮林有黹鴉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懷覺悟

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史記曰龜千歲滿尺二寸賂

遺去也南金荆揚之金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浦魚則淮

夷其土不出龜家其國不為荆揚而獻龜象南金者非謂

因是淮夷出世為魯惠故願德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

章首章之例也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

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詩

蓋以為為魯頌公存日之詩也切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

公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

哉為魯頌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贊

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

皆无所見也至於魯頌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

信公十二年曾從齊桓會于淮夷之病部矣但此詩

所言不无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益詳也

○頌德公能修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修也蓋落成

閣筆宮有洫况城實實枝枝赫赫姜嫄音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叶音無災無害彌月不違叶陳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叶筆黍稷重直能穆音六植直穰直麥直

奄有下國叶干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

奄有下土叶干續禹之緒象呂

賦也。闕深闕也。宮朝也。曰宮朝也。非姜嫄朝也。血清靜也。實實實。

固也。枚枚，龍密也。謂其曰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龍密。密謂是龍密之加密。石焉。詩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龍其材而

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謂其曰追述遠祖上

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前二章是也。見生民篇。先種曰植，後種曰穡。

穀，謂禹之事。稷，謂禹之事。播種，謂禹之事。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

穀。國封於郃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之民皆得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之功相為終始。相繼於其土地，則無後。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

其事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禹之功，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

自而施其功。非稷之功，則禹之功。禹之功，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

相承故云。續也。稷，謂禹之事。稷，謂禹之事。播種，謂禹之事。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

穀。國封於郃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之民皆得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之功相為終始。相繼於其土地，則無後。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

其事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禹之功，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

自而施其功。非稷之功，則禹之功。禹之功，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

相承故云。續也。稷，謂禹之事。稷，謂禹之事。播種，謂禹之事。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

穀。國封於郃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之民皆得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之功相為終始。相繼於其土地，則無後。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

其事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禹之功，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

自而施其功。非稷之功，則禹之功。禹之功，則稷之功。稷之功，則禹之功。

相承故云。續也。稷，謂禹之事。稷，謂禹之事。播種，謂禹之事。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

穀。國封於郃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之民皆得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云奄有下國

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長子為元子

啓開字君也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致天之屈矣所謂能

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

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

周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叶贊龍旂承祀叶養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

加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何二反

是饗是宜何二反降福既多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

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

之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

時也秋以明冬夏武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

公以庶民繼立在位三十二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

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

同四等附庸共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

乃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

固不謂錫之山川者也若若須向若顯使又皆魯之疆域

其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若須向若顯使又皆魯之疆域

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

井司馬法及小司徒之法通筭實占之地三百里者積田

封之錫之山川者也若若須向若顯使又皆魯之疆域

安得錫之山川者也若若須向若顯使又皆魯之疆域

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

之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言曰曰向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諸侯建之儀  
公雖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韜承祀不敢全借天子禮也明堂  
二流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皇祖謂群公言皇祖  
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群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  
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此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叶戶反白牡駢剛犧尊將將七羊反

毛包傳交反載側吏反美當反邊巨大反房鍾鼓皇皇之類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和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

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

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

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

也白牡股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

所嫌故用駢剛

謂白特駢剛赤特也

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毛包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包之也

釃羹也大美大古之美

貴其質也

肉汁之有菜和者也

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半休者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燕王公立飲則有房

禘祫燕享則有酌燕全燕謂全載牲於殿燕謂梓解

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半休者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燕王公立飲則有房

禘祫燕享則有酌燕全燕謂全載牲於殿燕謂梓解

則房梁是萬舞名震騰驚動也謂如不勝如日常盈不  
靜不騰如水常平自俾爾職而昌以下皆綴辭三壽未詳鄭氏曰三鄉也謂有三  
考之二鄉為朋友皆如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  
也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

○公車千乘神駿反朱英錄滕徒登一二矛重直龍弓

弘姑公徒二萬貝胄朱綬息廉反丞徒增增戎狄是

鷹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於

未黃髮公背葉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特俾爾者

而艾吾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總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申士三人

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二十五人

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育也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

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  
一乘則千乘之地方百里則無畝有千乘司馬法以孟子所言  
也包氏註論語以百里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  
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之言  
之與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  
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匹甲士步卒衣裝五十人廩養五十  
二頭駕重車在後牧馬四匹甲士步卒衣裝五十人廩養五十  
乘積五人為合二十五人始得出車千乘其田方百里則方  
三萬六千六百井餘萬八千畝有奇為方三百三十六里  
餘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  
孟子以千乘之國亦嘗以為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朱注  
所以飾矛綠滕所以約弓也緹滕之滕如二矛夷矛酋矛也  
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  
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通蒲千乘  
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

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

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嚴氏曰魯頌

求其數之合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綬所以綴也明貝

為飾說文云綴綵朱綬亦綴也增增眾也戎西戎狄北

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信公嘗

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傳四年公會齊侯等

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无文荆舒水美信公

能服淮夷皆无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

以荆山而得各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号

至信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信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信

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辭容有溢美讀當不以辭

意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晉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

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

用也詩釋

壽保魯復周公之宇与夫乃有千歲百壽无有害皆謂是

頌之辭若非祝頌之辭則是信公果乃有千歲乎

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校反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工叶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瞻與瞻同泰山在齊魯之

蒙一山名論語荒奄有龜蒙荒奄也大東極東

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

○保有鳧繹叶反遂荒徐宅叶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博叶莫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恭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一山名陽州嶧山繹即嶧陽也宅居也謂徐國

陽州嶧山繹即嶧陽也宅居也謂徐國

陽州嶧山繹即嶧陽也宅居也謂徐國

陽州嶧山繹即嶧陽也宅居也謂徐國

陽州嶧山繹即嶧陽也宅居也謂徐國

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

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東及于海邦南及于

龜繹魯之所有其餘則皆以遂荒摠發其詞而致其

○天錫公純嘏叶果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宜大夫庶士叶里邦國是有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

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

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風姓曰成風為莊公之妾薨於文公

四年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

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叶通是斷短音是度待洛是尋是

尺叶尺松栢音角有鳥叶七路寢孔碩叶常新廟奕奕叶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鳥大貌路寢正寢也

者教護屬音燭功課章程也叶曼斯公子魚也作

程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叶



頌者猶焉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為極  
其工役之人而曰此實矣斯所其制度甚長且有所  
彼如斯之頌禱哉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  
句之意相首尾也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一章章八句

一章章十一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二十八

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

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武而作娶武首言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  
於壽考且寧遠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  
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闕宮首原唐公家世次及承  
祭祀讓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亦遠結之以作新  
廟與武如出一手特設武簡而載闕宮張而夸耳  
故朱子於武之末謂與闕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

儒於此詩服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  
故黃氏以詩人願信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安  
以爲國之願信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安  
之所望也即廟中之信公修廟治其寢廟以順乃民  
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信公修廟治其寢廟以順乃民  
朝者固非去又以新廟  
為闕宮廟者亦非也

信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信公修廟  
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  
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  
句之繆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首領四篇二十四章一百四十二句

詩言牧馬之事有駢言君臣宴飲水言其勝  
則宮服遊奕所獲之事猶為可慶也至於武與夫  
則天之際魯以備侯而乃成其所以示誇耀不亦

過乎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為嚴蓋德  
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考德不足故也

###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

後三宗迭興契曰子而封於商從契至湯為十四

世也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

為國名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衰與商高宗武

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與商高宗武

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

皆為自世不任之朝故周公作無逸歷言及

但祖甲親盡之祭適以國亡故未有宗号也故及

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

禮樂以奉商後武王克殷封武庚於宋

始即微子祀封之宋建之為上公其地在禹貢徐

州泗濱西及豫州盟孟諸之野東至泗濱西至孟

諸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

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考甫得

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

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

敢強通也金曰正考甫生孔父嘉生防生木

任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生叔梁紇

六代之樂故有商頌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

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

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

若是商時所作商頌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

商頌雖多如周頌竟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

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人所自能作也詩曰

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商都

之王者之變時王所客也守不陳其詩

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商今上維商

是也至湯凡八任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善音都也

湯十力世至盤庚其間又五任徙居河南亳殷即

湯故都後世或移或移或移或移或移或移或移或移

應天府今改歸德府與亳州並隸河南省

猗於宜與音那與置我桃音桃鼓音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賦也猗歎詞那多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置陳也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之簡簡和大也衍

樂也烈祖湯也烈之祖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

音秋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郊特牲注曰滌

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

樂也

湯孫奏假音假綏我思成執音執鼓淵淵音淵申音申反音反嗒嗒音嗒管聲既和

且平依我音依聲音聲於音於赫湯孫音赫赫音赫穆穆音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為湯孫但不知所斥者何王耳假

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

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聲去思其所嗜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思樂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

入內也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隨

之矣齊之三日思之之至雖觀之不可見者知感其存微

之所為齊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入室初

之親也見也如見親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孝子薦

之在神位也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出戶而聽愾然必

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也爾

然言其氣輔氏云既曰必有又曰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

愛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

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

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以所思不

而成之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見綏我思成又見其尚

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

磬也。非石磬也。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指明此異於常磬。聲一定，始終如一。无隆殺也。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

聲依我磬，聲言与堂上之樂諧也。穆穆美也。盛矣，湯孫於

此樂之美，其聲也。穆穆，既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既

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

也。於赫哉之湯孫，其樂聲其美也。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夷懌。

庸，鏞通。鏞，曰庸。大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周人之

樂，執籥秉翟，程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

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

有振刀蓋，時王樂也。諸侯知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

舞之名已見於前伐乎。蓋上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

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

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周制宗廟九獻之次，

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

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獻

畢，王酌益齊獻尸五獻也。后酌醴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

饋獻也。尸乃食，乾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醢尸，所謂朝獻

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醢，所謂再獻八獻也。又

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

嘉賓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

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父馬

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旨，可以涵詠便見。得發

是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意。國語曰：有作言先聖人行

顧三永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永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

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此詩章首兩句以湯孫問於

聲樂之間者，所以重嘆其樂之美





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詩曰那與烈祖皆成湯之樂然則詩則傳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釀焉商人尚志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於人抵商頌簡古難者辭斷而意續執讀自見

**高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 賦也玄鳥 故又各玄鳥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

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禘遺郊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

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大牢祀高謀記其祇

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則

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 殷本紀曰玄鳥翔水濱如娥

簡狄取而吞之三代也表曰契稷之父皆黃帝子孫詩言

契而生於后稷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美稷曰厥

生而中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美稷曰厥

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

曰芒芒然夫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其勳赫有正

治也域封境也城於四方之諸侯也 此亦祭祀宗廟

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屬國

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

叙本商人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闕宮追叙后稷之生以及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 在

武丁孫子叶養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其所在之方而命群后

也九有九州也嚴氏曰域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

有成天武丁高宗也武丁修德殷道復興言商之先

后受天命不老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武丁孫子謂武

子也

承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龍旂十乘大糖尺志是

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

旂也諸侯之尊者言之耳大糖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

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

以來助祭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

則極乎四海之廣也京師諸夏之本王所封之內人

四海來假音格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

百祿是何音何叶○宜字恐不須叶音則祁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負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

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

也負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

皆大河也何任也謂任負天之多福春秋傳作荷上声

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无有不宜能負荷天之

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此又承上而言四海

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

數其殷之受命无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祀高宗也其孫子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



其子孫是乃高宗之功美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潛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維句楚辭天問禹降

省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既長有城息谷方將帝蓋用此語

立子生商

賦也潛深哲知所謂潛哲文明也長父也方四方也外大

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負謂周也其自方自

之曰幅自其周有城契之母家也舊說有城國在不周之

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潛哲之君不指斥一人也

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禍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下皆是也

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

國為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

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

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其言有天下之祥已於堯

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茫茫下六句則皆從此句納言天

○玄王桓撥必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

不越遂視既發叶方相息亮土列列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為降而生也王

者追尊之號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

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來号王

也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

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其言達通也

其言達通也

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遠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明昭明子相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起豈嘗中衰也與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初不見有武之事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之撥乃武德之發也對為國君則是能撥亂以為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備矣且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于其孫相土之時則商益以烈烈然光諸侯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莫不載然齊整也此章又叙契及相土之時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昭假音達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

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九圍為九州者蓋九分天下各為九○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

嘗去之以至於湯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道相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

升新是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

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斷故能昭假于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則成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享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張籍流何賈天之休不競不練精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子由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

執也曹氏曰上藻云易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典瑞曰王摶

以鎮安四方大圭三尺二寸以四嶺之山為象飾所

垂者也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為天子

而為諸侯所係像如旗之繆為旒所綴著聲長入也謂曰

故云旗所垂為旒何荷競強練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道聚

也侯所附屬如旒旒之與繆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

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

所聚也

○受小共音恭叶反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何天

之龍勇反叶丑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德不難反版不疎勇

百祿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

也鄭氏曰共聲執也猶小球大球也王所執意以小共為

大圭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

也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

馬也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龍龍也敷奏其

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疎慎也無意味當從董氏

疏以喻為諸侯附著駿厖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唯德厚

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

武功也不震動不難疎即周禮所謂無震動不難之意臨大

荷天之休則修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有也

○武王載飾有虔秉鉞越音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曷音

截韋顧既伐叶房反昆吾夏桀五竭反叶莫遂莫達叶他反九有九

賦也武王湯也定亂故號武王虔敬言恭行天討也

顏師古云湯雖秉絨以欲為先昌邊通或曰昌誰何也苞本也藥旁生萌

藥也言一本生三藥也本則夏桀藥則韋也顧也昆吾也

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也音把又姓語云祝融

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

義桀與三藥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國者定

于一之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次伐夏桀當時用師之

序如此此與不震動不懣疎並行而不相悖如次烈烈言

其氣勢之盛也則莫我敢逼言率天下莫能當也如此則

有首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與是甚慶氣勢天下安敢不

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藥安

得不自然以次而消靡乎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黃降于卿士無里

實維阿衡叶戶實左音右又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

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

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

官號也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士之後

子當乎人心降于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子為易而錫之

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

三公兼卿士也阿衡平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

為官名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

也自出則帝香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

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

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

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

此宜為禘祭之詩禮記曰禘以爲大禘則禘不及群則群廟之主在焉而言陽事特許未乃及伊尹相然湯增意其爲合祀宗廟而以何衡配食之樂欲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而不越之心其即辨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序大禘也

疑見本篇

捷他連彼殷武奮伐荆楚架面規入其阻哀肅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

賦也捷疾貌曹公曰言其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哀聚湯

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

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夷狄之國世亂

則先版出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

則先版出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

則先版出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

則先版出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

則先版出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

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

奮伐荆楚知所怒也采入其阻不憚勞也哀荆之旅不進

高宗之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維女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都羗莫

敢不來享良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羗夷狄國在西方羗即西戎

享獻也世見魏曰王

享獻也世見魏曰王

享獻也世見魏曰王

享獻也世見魏曰王

享獻也世見魏曰王

享獻也世見魏曰王

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

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間則荆楚在國南鄰昔成湯之世

雖氏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

曷敢不至哉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直

反稼穡匪解音解力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適通○言天命諸侯各

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魯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

天所命也益授云禹荒度土功錫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

也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

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音直

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載天子

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為重也

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與以勇於禍譴奉其稼穡而不

○天命降監音監下民有嚴音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

命于下國音國封建厥福音福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違暇封大也

○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

也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

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音直

監多辟有能嚴敬下民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者則

命之以天下對立其福也

卑而天與之道曰天監高而實下其監視其可畏也民

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上畏天下敬民而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音靈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叶孫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取正於此也赫

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

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邦至于小大无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書云嘉靖殷

有自來矣然盤庚之後殷道既衰則人亦易而視之矣至

于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

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

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

也孫

○陸彼景山叶所松栢九九叶胡是斷音短是遷方音

反是虔松音角有挺丑連旅音檀有閑田叶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各商所都也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

乃商舊都也九九直也迂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挺長貌旅

衆也閑閑然而大也詩言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畧同者蓋

長以松栢為衆檀有閑然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

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詩也宏此高宗之神之美也

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畧同者蓋

宗廟始成而祭之詩也言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畧同者蓋

與大祖之廟而七出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出九出而後隨其昭穆親之

而祧於太祖之廟其出九出而後隨其昭穆親之

自然初別於太祖之廟其出九出而後隨其昭穆親之

未嘗疑三宗之廟其出九出而後隨其昭穆親之

各隨昭穆之位其出九出而後隨其昭穆親之

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廟其出九出而後隨其昭穆親之

自文王以後羣昭祧于武王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

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一章章五句

篇內第三二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閼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閼宮為頌信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閼宮所以頌信公服夷夏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序祀高宗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商頌五篇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二篇但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與前二篇異耳章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頌詩每讀而疑因志于此。通典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城姜嫄相士公湯古公太伯王季美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何功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於音樂之間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集傳通釋/[元]劉瑾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531-6K·880

I.詩… II.劉… III.詩經—注釋 IV.I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084145號

ISBN 7-5013-2531-6



9 787501 325313 >

書名 詩集傳通釋(全十冊)  
著者 [元]劉瑾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一六一·七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531-6/K·880

定價 五一八〇圓



